

第三十五回

晋重耳周游列国 秦怀嬴重婚公子

话说公子重耳怪狐偃用计去齐，夺魏犇之戈以刺偃，偃急忙下车走避，重耳亦跳下车挺戈逐之。赵衰、臼季、狐射姑、介子推等，一齐下车解劝。重耳投戟于地，恨恨不已。狐偃叩首请罪曰：“杀偃以成公子，偃死愈于生矣！”重耳曰：“此行有成则已，如无所成，吾必食舅氏之肉！”狐偃笑而答曰：“事若不济，偃不知死在何处，焉得与尔食之？如其克济，子当列鼎而食，偃肉腥臊，何足食？”赵衰等并进曰：“某等以公子负大有为之志，故舍骨肉，弃乡里，奔走道途，相随不舍，亦望垂功名于竹帛耳。今晋君无道，国人孰不愿戴公子为君？公子自不求入，谁走齐国而迎公子者？今日之事，实出吾等公议，非子犯一人之谋，公子勿错怪也。”魏犇亦厉声曰：“大丈夫当努力成名，声施后世，奈何恋恋儿女子目前之乐，而不思终身之计耶？”重耳改容曰：“事既如此，惟诸君命。”狐毛进干糒，介子推捧水以进，重耳与诸人各饱食。壶叔等割草饲马，重施衔勒，再整轮辕，望前进发。有诗为证：

凤脱鸡群翔万仞，虎离豹穴奔千山。

要知重耳能成伯，只在周游列国间。

不一日行至曹国。却说曹共公为人，专好游嬉，不理朝政，亲小人，远君子，以谗佞为腹心，视爵位如粪土。朝中服赤芾乘轩车者，三百余人，皆里巷市井之徒，胁肩谄笑之辈。见晋公子带领一班豪杰到来，正是“薰莸不同器”了，惟恐其久留曹国，都阻挡曹共公不要延接他。大夫僖负羁谏曰：“晋、曹同姓，公子穷而过我，宜厚礼之。”曹共公曰：“曹，小国也，而居列国之中，子弟往来，何国无之？若一一待之以礼，则国微费重，何以支吾？”负羁又曰：“晋公子贤德闻于天下，且重瞳骀胁，大贵之征，不可以寻常子弟视也。”曹共公一团稚气，说贤德他也不管，说到重瞳骀胁，便道：“重瞳寡

人知之，未知骈胁如何？”负羁对曰：“骈胁者，骈胁骨相合如一，乃异相也。”曹共公曰：“寡人不信，姑留馆中，俟其浴而观之。”乃使馆人自延公子进馆，以水饭相待，不致饬，不设享，不讲宾主之礼，重耳怒而不食。馆人进澡盆请浴，重耳道路腌臢，正想洗涤尘垢，乃解衣就浴。曹共公与嬖幸数人，微服至馆，突入浴堂，迫近公子，看他的骈胁，言三语四，嘈杂一番而去。狐偃等闻有外人，急忙来看，犹闻嬉笑之声，询问馆人，乃曹君也，君臣无不愠怒。

却说僖负羁谏曹伯不听，归到家中，其妻吕氏迎之，见其面有忧色，问：“朝中何事？”负羁以晋公子过曹，曹君不礼为言。吕氏曰：“妾适往郊外采桑，正值晋公子车从过去。妾观晋公子犹未的，但从行者数人，皆英杰也。吾闻：‘有其君者，必有其臣；有其臣者，必有其君。’以从行诸子观之，晋公子必能光复晋国，此时兴兵伐曹，玉石俱焚，悔之无及。曹君既不听忠言，子当私自结纳可也。妾已备下食品数盘，可藏白璧于中，以为贽见之礼，结交在未遇之先，子宜速往。”僖负羁从其言，夜叩公馆。重耳腹中方馁，含怒而坐，闻曹大夫僖负羁求见馈飧，乃召之入。负羁再拜，先为曹君请罪，然后述自家致敬之意。重耳大悦，叹曰：“不意曹国有此贤臣！亡人幸而返国，当图相报！”重耳进食，得盘中白璧，谓负羁曰：“大夫惠顾亡人，使不饥饿于土地足矣，何用重贿？”负羁曰：“此外臣一点敬心，公子万乞勿弃！”重耳再三不受。负羁退而叹曰：“晋公子穷困如此，而不贪吾璧，其志不可量也！”次日，重耳即行，负羁私送出城十里方回。史官有诗云：

错看龙虎作豕豸，盲眼曹共识见微。

堪叹乘轩三百辈，无人及得负羁妻！

重耳去曹适宋。狐偃前驱先到，与司马公孙固相会。公孙固曰：“寡君不自量，与楚争胜，兵败股伤，至今病不能起。然闻公子之名，向慕久矣，必当扫除馆舍，以候车驾。”公孙固入告于宋襄公，襄公正恨楚国，日夜求贤人相助，以为报仇之计，闻晋公子远来，晋乃大国，公子又有贤名，不胜之喜！其奈伤股未痊，难以面会，随命公孙固郊迎授馆，待以国君之礼，馈之七牢。次日，重耳欲行，公孙固奉襄公之命，再三请其宽留。私问狐偃：“当初齐桓公如何相待？”偃备细告以纳姬赠马之事。公孙固回复宋公。宋公曰：“公子昔年已婚宋国矣。纳女吾不能，马则如数可也。”亦以马二十乘相赠，重耳感激不已。住了数日，馈问不绝。狐偃见宋襄公病体没有痊愈之期，私与公孙固商议复国一事。公孙固曰：“公子若惮风尘之劳，敝邑虽小，亦可以息足。

如有大志，敝邑新遭丧败，力不能振，更求他大国，方可济耳。”狐偃曰：“子之言，肺腑也。”即日告知公子，束装起程，宋襄公闻公子欲行，复厚赠资粮衣履之类，从人无不欢喜。

自晋公子去后，襄公箭疮日甚一日，不久而薨。临终谓世子王臣曰：“吾不听子鱼之言，以及于此！汝嗣位，当以国委之。楚，大仇也，世世勿与通好。晋公子若返国，必然得位，得位必能合诸侯，吾子孙谦事之，可以少安。”王臣再拜受命，襄公在位十四年薨。王臣主丧即位，是为成公。髯仙有诗论宋襄公德力俱无，不当列于五伯之内。诗云：

一事无成身死伤，但将迂语自称扬。

腐儒全不稽名实，五伯犹然列宋襄。

再说重耳去宋，将至郑国，早有人报知郑文公。文公谓群臣曰：“重耳叛父而逃，列国不纳，屡至饥馁，此不肖之人，不必礼之。”上卿叔詹谏曰：“晋公子有三助，乃天祐之人，不可慢也。”郑伯曰：“何为三助？”叔詹对曰：“‘同姓为婚，其类不蕃。’今重耳及狐女所生，狐与姬同宗，而生重耳，处有贤名，出无祸患，此一助也。自重耳出亡，国家不靖，岂非天意有待治国之人乎？此二助也。赵衰、狐偃，皆当世英杰，重耳得而臣之，此三助也。有此三助，君其礼之。礼同姓，恤困穷，尊贤才，顺天命，四者皆美事也。”郑伯曰：“重耳且老矣，是何能为？”叔詹对曰：“君若不能尽礼，则请杀之，毋留仇讎，以遗后患。”郑伯笑曰：“大夫之言甚矣！既使寡人礼之，又使寡人杀之，礼之何恩，杀之何怨？”乃传令门官，闭门勿纳。

重耳见郑不相延接，遂驱车竟过。行至楚国，谒见楚成王。成王亦待以国君之礼，设享九献，重耳谦让不敢当。赵衰侍立，谓公子曰：“公子出亡在外十余年矣，小国犹轻慢，况大国乎？此天命也，子勿让。”重耳乃受其享。终席，楚王恭敬不衰，重耳言词亦愈逊，由此两人甚相得，重耳遂安居于楚。一日，楚王与重耳猎于云梦之泽。楚王卖弄武艺，连射一鹿一兔，俱获之，诸将皆伏地称贺。适有人熊一头，冲车而过，楚王谓重耳曰：“公子何不射之？”重耳拈弓搭箭，暗暗祝祷：“某若能归晋为君，此箭去中其右掌。”飏的一箭，正穿右掌之上，军士取熊以献。楚王惊服曰：“公子真神箭也！”须臾，围场中发起喊来，楚王使左右视之，回报道：“山谷中赶出一兽，似熊非熊，其鼻如象，其头似狮，其足似虎，其发如豺，其鬣似野猪，其尾似牛，其身大于马，其文黑白斑驳，剑戟刀箭，俱不能伤。嚼铁如泥，车轴裹铁，俱被啮食，矫捷无伦，人不能制，以此喧闹。”楚王谓重耳曰：“公子生长中原，博闻多

识，必知此兽之名？”重耳回顾赵衰，衰前进曰：“臣能知之。此兽其名曰‘獏’，秉天地之金气而生，头小足卑，好食铜铁，便溺所至，五金见之，皆消化为水，其骨实无髓，可以代槌，取其皮为褥，能辟瘟去湿。”楚王曰：“然则何以制之？”赵衰曰：“皮肉皆铁所结，惟鼻孔中有虚窍，可以纯钢之物刺之，或以火炙立死，金性畏火故也。”言毕，魏犇厉声曰：“臣不用兵器，活擒此兽，献于驾前。”跳下车来，飞奔去了。楚王谓重耳曰：“寡人与公子同往观之。”即命驰车而往。

且说魏犇赶入西北角围中，一见那兽，便挥拳连击几下。那兽全然不怕，大叫一声，如牛鸣之响，直立起来，用舌一舐，将魏犇腰间鎏金镗带舐去一段。魏犇大怒曰：“孽畜不得无礼！”耸身一跃，离地约五尺许，那兽就地打一滚，又蹲在一边。魏犇心中愈怒，再复跃起，趁这一跃之势，用尽平生威力，腾身跨在那兽身上，双手将他项子抱住，那兽奋力踹踢，魏犇随之上下，只不放手。挣扎多时，那兽力势渐衰，魏犇凶猛有余，两臂抱持愈紧，那兽项子被勒，气塞不通，全不动弹。魏犇乃跳下身来，再舒铜筋铁骨，两只臂膊，将那兽的象鼻一手捻定，如牵犬羊一般，直至二君之前。真虎将也！赵衰命军士取火薰其鼻端，火气透入，那兽便软做一堆。魏犇方才放手，拔起腰间宝剑砍之，剑光迸起，兽毛亦不损伤，赵衰曰：“欲杀此兽取皮，亦当用火围而炙之。”楚王依其言，那兽皮肉如铁，经四围火炙，渐渐柔软，可以开剥。楚王曰：“公子相从诸杰，文武俱备，吾国中万不及一也！”时楚将成得臣在旁，颇有不服之意，即奏楚王曰：“吾王夸晋臣之武，臣愿与之比较。”楚王不许，曰：“晋君臣，客也，汝当敬之。”

是日猎罢会饮，大欢。楚王谓重耳曰：“公子若返晋国，何以报寡人？”重耳曰：“子女玉帛，君所余也，羽毛齿革，则楚地之所产，何以报君王？”楚王笑曰：“虽然，必有所报，寡人愿闻之。”重耳曰：“若以君王之灵，得复晋国，愿同欢好，以安百姓。倘不得已，与君王以兵车会于平原广泽之间，请避君王三舍。”按行军三十里一停，谓之一舍，三舍九十里，言异日晋、楚交兵，当退避三舍，不敢即战，以报楚相待之恩。

当日饮罢，楚将成得臣怒言于楚王曰：“王遇晋公子甚厚，今重耳出言不逊，异日归晋，必负楚恩，臣请杀之。”楚王曰：“晋公子贤，其从者皆国器，似有天助，楚其敢违天乎？”得臣曰：“王即不杀重耳，且拘留狐偃、赵衰数人，勿令与虎添翼。”楚王曰：“留之不为吾用，徒取怨焉。寡人方施德于公子，以怨易德，非计也！”于是待晋公子益厚。

话分两头。却说周襄王十五年，实晋惠公之十四年，是岁惠公抱病在身，不能视朝。其太子圉久质秦国，圉之母家乃梁国也。梁君无道，不恤民力，日以筑凿为事，万民嗟怨，往往流徙入秦，以逃苛役。秦穆公乘民心之变，命百里奚兴兵袭梁灭之，梁君为乱民所杀。太子圉闻梁见灭，叹曰：“秦灭我外家，是轻我也！”遂有怨秦之意。及闻惠公有疾，思想：“只身在外，外无哀怜之交，内无腹心之援，万一君父不测，诸大夫更立他公子，我终身客死于秦，与草木何异？不如逃归侍疾，以安国人之心。”乃夜与其妻怀嬴枕席之间，说明其事：“我如今欲不逃归，晋国非我之有，欲逃归，又割舍不得夫妇之情，你可与我同归晋国，公私两尽。”怀嬴泣下，对曰：“子一国太子，乃拘辱于此，其欲归不亦宜乎？寡君使婢子侍巾栉，欲以固子之心也。今从子而归，背弃君命，妾罪大矣。子自择便，勿与妾言，妾不敢从，亦不敢泄子之语于他人也。”太子圉遂逃归于晋。秦穆公闻子圉不别而行，大骂：“背义之贼，天不祐汝！”乃谓诸大夫曰：“夷吾父子，俱负寡人，寡人必有以报之！”自悔当时不纳重耳，乃使人访重耳踪迹，知其在楚已数月矣，于是遣公孙枝聘于楚王，因迎重耳至秦，欲以纳之。重耳假意谓楚王曰：“亡人委命于君王，不愿入秦。”楚王曰：“楚、晋隔远，公子若求入晋，必须更历数国。秦与晋接境，朝发夕到。且秦君素贤，又与晋君相恶，此公子天赞之会也。公子其勉行！”重耳拜谢。楚王厚赠金帛车马，以壮其行色。重耳在路复数月，方至秦界。虽然经历尚有数国，都是秦、楚所属，况有公孙枝同行，一路安稳，自不必说。

秦穆公闻重耳来信，喜形于色，郊迎授馆，礼数极丰。秦夫人穆姬亦敬爱重耳，而恨子圉，劝穆公以怀嬴妻重耳，结为姻好。穆公使夫人告于怀嬴，怀嬴曰：“妾已失身公子圉矣，可再字乎？”穆姬曰：“子圉不来矣！重耳贤而多助，必得晋国，得晋国必以汝为夫人，是秦、晋世为婚姻也。”怀嬴默然良久，曰：“诚如此，妾何惜一身，不以成两国之好？”穆公乃使公孙枝通语于重耳。子圉与重耳有叔侄之分，怀嬴是嫡亲侄妇，重耳恐干碍伦理，欲辞不受。赵衰进曰：“吾闻怀嬴美而才，秦君及夫人之所爱也。不纳秦女，无以结秦欢。臣闻之：‘欲人爱己，必先爱人；欲人从己，必先从人。’无以结秦欢，而欲用秦之力，必不可得也，公子其毋辞！”重耳曰：“同姓为婚，犹有避焉，况犹子乎？”臼季进曰：“古之同姓，为同德也，非谓族也。昔黄帝、炎帝俱有熊国君少典之子，黄帝生于姬水，炎帝生于姜水，二帝异德，故黄帝为姬姓，炎帝为姜姓，姬、姜之族世为婚姻。黄帝之子二十五人，得姓者十四人，惟姬、己各二，同德故也。德同姓同，族虽远，婚姻不通。德异姓异，族虽

近，男女不避。尧为帝喾之子，黄帝五代之孙，而舜为黄帝八代之孙，尧之女于舜为祖姑，而尧以妻舜，舜未尝辞。古人婚姻之道若此。以德言，子圉之德岂同公子？以亲言，秦女之亲不比祖姑，况收其所弃，非夺其所欢，是何伤哉？”重耳复谋于狐偃曰：“舅犯以为可否？”狐偃问曰：“公子今求入，欲事之乎？抑代之也？”重耳不应。狐偃曰：“晋之统系将在圉矣。如欲事之，是为国母，如欲代之，则仇雠之妻，又何问焉？”重耳犹有惭色。赵衰曰：“方夺其国，何有于妻？成大事而惜小节，后悔何及？”重耳意乃决，公孙枝复命于穆公。重耳择吉布币，就公馆中成婚。怀嬴之貌，更美于齐姜，又妙选宗女四名为媵，俱有颜色，重耳喜出望外，遂不知有道路之苦矣。史官有诗论怀嬴之事云：

一女如何有二天？况于叔侄分相悬。

只因要结秦欢好，不恤人言礼义愆。

秦穆公素重晋公子之品，又添上甥舅之亲，情谊愈笃。三日一宴，五日一飧，秦世子亦敬事重耳，时时馈问。赵衰、狐偃等因与秦臣蹇叔、百里奚、公孙枝等深相结纳，共踌躇复国之事。一来公子新婚，二来晋国无衅，以此不敢轻易举动。自古道：“运到时来，铁树花开。”天生下公子重耳，有晋君之分，有名的伯主，自然生出机会。

再说太子圉自秦逃归，见了父亲晋惠公，惠公大喜曰：“吾抱病已久，正愁付托无人，今吾子得脱樊笼，复还储位，吾心安矣。”是秋九月，惠公病笃，托孤于吕省、郤芮二人，使辅子圉：“群公子不足虑，只要谨防重耳。”吕、郤二人，顿首受命。是夜，惠公薨，太子圉主丧即位，是为怀公。怀公恐重耳在外为变，乃出令：“凡晋臣从重耳出亡者，因亲及亲，限三个月内俱要唤回，如期回者，仍复旧职，既往不咎，若过期不至，禄籍除名，丹书注死，父子兄弟坐视不召者，并死不赦！”老国舅狐突二子狐毛、狐偃，俱从重耳在秦，郤芮私劝狐突作书，唤二子归国，狐突再三不肯。郤芮乃谓怀公曰：“二狐有将相之才，今从重耳，如虎得翼。突不肯唤归，其意不测，主公当自与言之。”怀公即使人召狐突。突与家人诀别而行，来见怀公，奏曰：“老臣病废在家，不知宣召何言？”怀公曰：“毛偃在外，老国舅曾有家信去唤否？”突对曰：“未曾。”怀公曰：“寡人有令：‘过期不至者，罪及亲党。’老国舅岂不闻乎？”突对曰：“臣二子委质重耳，非一日矣。忠臣事君，有死无二！二子之忠于重耳，犹在朝诸臣之忠于君也，即使逃归，臣犹将数其不忠，戮于家庙。况召之乎？”怀公大怒，喝令二力士以白刃交加其颈，谓曰：“二子若来，免汝一

死!”因索简置突前，郤芮执其手，使书之，突呼曰：“勿执我手，我当自书。”乃大书“子无二父，臣无二君”八字。怀公大怒曰：“汝不惧耶?”突对曰：“为子不孝，为臣不忠，老臣之所惧也。若死，乃臣子之常事，有何惧焉!”舒颈受刑。怀公命斩于市曹。太卜郭偃见其尸，叹曰：“君初嗣位，德未及于匹夫，而诛戮老臣，其败不久矣!”即日称疾不出。狐氏家臣，急忙逃奔秦国，报与毛、偃知道。不知毛、偃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